

# 連雅堂與中國革命

李雲漢

## 要目

- 壹、前言
- 貳、自然生成的革命志士
- 參、民國開國前後的活動與貢獻
- 肆、對中山先生的景仰
- 伍、最後的願望
- 陸、結論

## 壹 前言

台灣碩儒連雅堂（一八七八—一九三六），為中國近代一大民族史學家，亦為畢生為中國革命貢獻其真誠與智慧的一位志士。其在史學方面的貢獻，已因「台灣通史」一書的普遍流傳，而為邦人君子所一致體認；其與革命運動的關係及其貢獻，則因文獻史料之尙未能充分刊布，士林後進或有尙未能明其究竟者。本文主旨，即在依據目前所能蒐得且足資徵信之公私史料，敷敘連氏一生與中國革命運動之淵源及其活動與貢獻。彰先賢之忠藎，發潛德之幽光，所以示景仰之私悃，冀得風勵後昆於今日也。

## 貳 自然生成的革命志士

連雅堂於民國元年回祖國大陸遊歷時，曾躬逢滬上人士歡慶十月十日首屆國慶日之盛，其於所著「大陸遊記」記是日之見聞與感想時，曾自附為黨人，說：「吾黨之鼓吹革命也久矣！」①史學家徐炳昶於民國三十四年六月為「台灣通史」題序時，亦認連雅堂為黨人，謂：「雅堂先生為吾國老民黨，邃於史學。」②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於在台出版的革

命史籍，亦列連雅堂於「革命先進」之林。③連氏後人及歷史學者乃進一步斷定：「先父在大陸時便參加同盟會」者④據此等記述，連雅堂之爲革命黨人似已成定論。然則，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却持審慎的態度，他於談及連雅堂與祖國革命的關係時，說：

「連雅堂先生究竟是否曾加入革命團體與中會爲會員，中國同盟會爲會員，或成爲國民黨黨員，在現在已知的史料中尙未發現過具體的資料。這是我們應當加以重視與追求的一個問題。」⑤

黃館長的審慎是有理由的，因爲在中國國民黨茂藏的大宗黨史史料中，未曾發現連雅堂曾經參加革命團體的確實記錄。而且，就革命團體在台灣發展的幾件史事與連雅堂的行動思想相對照，可以推知他參加與中會的可能性極其微小，參加同盟會爲正式會員的說法亦屬推測而來。請先就有關史實陳論之。

其一，民元前十五、十四年即丁酉、戊戌之間（一八九七—一八九八），陳少白兩度來台，創立興中會台灣支會於台北，爲革命黨人在台灣建立革命組織之始。連雅堂在戊戌之年，已是二十一歲，如果曾經參加興中會，當以此時的可能性爲最大。然而，無論是陳少白的自述⑥，無論是學者許師慎，曾頌碩關於興中會台灣支會的研究⑦，均不能發現連雅堂與此革命團體有關係的任何線索。且據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初稿」⑧，連氏於丁酉（一八九七）春已赴上海入聖約翰大學攻習俄文，臨別前賦詩與鄉友告別，葉應祥作詩和之，其中有「問君何事客他鄉，答爲功名去桑梓」之句⑨，足見此時連氏思想中還擺脫不掉「功名」二字。⑩當時尙抱有爲功名去桑梓之念的連雅堂，是不大有可能與革命團體搭上關係的。他於同年（一八九七）返台，當時的主張是「閉戶讀書，不與外事」⑪，因此我可以判定連雅堂參加興中會的可能極小。

其二，民元前十二年庚子（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國父孫中山先生曾來台北，策劃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三洲田之役。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的秘密報告，國父係於是年陽曆九月二十五日（陰曆閏八月初二日）自神戶乘「台南丸」經馬關前來台灣，二十八日（閏八月初五日）到達基隆。至十一月十日（陰曆九月十九日），自基隆乘「橫濱丸」返航日本，在台停留共四十四日。⑫時連雅堂先生適任臺南新報漢文部主筆，常住台南，國父在台北雖曾與台籍興中會員見面，但現存文獻中却找不到任何有關連雅堂是否曾與國父來往的證據。連雅堂以後的著作中也從未提及曾與國父相識的話，因之吾人亦可斷言連氏此時與革命黨人尙無來往。

其三，民元前七年乙巳（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連雅堂亦於此年前往廈門創辦「福建日日新聞」，鼓吹排滿，論者或以爲連氏於此時加入同盟會。然據連氏「年譜」，知其赴廈乃在同盟會成立（陽曆八月二十日）之前，且於六月間即因外舅沈鴻傑之喪而返回台灣，「福建日日新聞」亦於次年春結束⑬。連氏居廈時期，同盟會尙未在廈建立組織，連氏自不可能加入此一革命團體。此後六年（一九〇六—一九一一）間，連氏並未再去大陸，故不

可能有「在大陸加入同盟會」之事實。同盟會於民元前二年（一九一〇）在台北建立組織，亦無任何記載足資證明連氏曾與此組織發生關係。總之，連氏加入同盟會為會員一事，僅屬揣測之詞，並無任何文獻可徵。

雖然如此，吾人仍不能不認連雅堂為革命志士。因為連氏生而為民族主義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在愛國保種的民族思想上，連氏自然成為排滿光復的一員鬥士。他雖不一定具有革命黨人的黨籍，但他的一生却是為了革命黨的目標和理想而奮鬥。況且，中華民國開國以前的革命黨，自始即具有一種兼容並蓄的開闊胸襟，在「集會眾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以及「聯絡四方賢才志士」的原則下，有不少中外志士不拘名分，誠心誠意的為革命救國的目標而共同奮鬥<sup>⑭</sup>。連雅堂就是這樣的一位志士，他是一位精神加盟者的地位，實際為革命工作作了重大的貢獻；他之自稱為「吾黨」以及徐炳昶之稱他為「老民黨」，都是以他實際為革命奮鬥的史實作為依據的！

## 參 民國開國前後的活動與貢獻

民國開國前後，連雅堂的革命活動依時間先後表現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宣傳革命時期，大致起自民前十年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至民元前一年辛亥（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的十年間；第二階段為參與國政時期，即民國元、二年間歸遊大陸時期的政治活動，在這段時期他是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參與了新民國的初建；第三階段為討袁時期，曾以「新吉林報」及「邊聲」兩種報刊為喉舌，對袁世凱以及依扶袁民之進步黨份子，口伐筆誅，力持正論。

連雅堂之有意作革命宣傳，據他自己的詩文看來，係在壬寅（一九〇二），他二十五歲之年。這年八月，他曾去福州應經濟特科鄉試，不第<sup>⑮</sup>。旋赴廈門，主鷺江報筆政，曾與友人林景商縱談人權新說，力主男女平權，並為「榕東女士」蘇寶玉所著惜別吟詩集作序，大倡女權運動，並以蘇寶玉之不能與當時婦女志士同唱並起為憾。連氏序文中有下面一段：

「近者中原志士，大興婦風，設女學，開女會，演女報者接踵而起，寶玉丁此時勢，埋沒於荒陬僻壤，不獲與吳擷芬、張竹君、薛素琴輩把臂其間，寶玉誠不幸矣！猶幸其能以詩傳也。嗚呼！中原板蕩，國權廢失，欲求國國之平等，先求君民之平等；欲求君民之平等，先求男女之平等。灑筆至此，以告景商，並以質天下之有心人也。」<sup>⑯</sup>

吳相湘認為這是連雅堂「公開發表國是主張的首一紀錄」<sup>⑰</sup>，筆者則認為這是連氏開始作革命宣傳的第一篇文證。他提到的幾位「志女」，都與革命黨人有密切關係，女學女會女報等促進女權的活動，也是革命黨人當時的基本主張和事業，而連氏筆下之「天下之有心人」，當然也是隱指當時的革命與維新志士。再看連氏在同一年內所作的詩句，既說「欲把文壇作戰壇」<sup>⑱</sup>，又說「心期吾黨振民權」<sup>⑲</sup>，這不儼然是在宣傳戰線上整裝出戰的一位革命戰將嗎？

吳相湘氏為連雅堂作傳，亦曾指出：「有一記載指陳：連橫曾於是時在上海參加繼蘇報案而起的國民日日報編輯工作。」

⑳案國民日日報係創刊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六月十五日（陽曆八月七日），於同年十月十三日（十二月一日）停刊。㉑連雅堂此年在台服務於台南新報社，曾發起重修台南五妃廟㉒，並未去滬，參加國民日日報編輯工作一事，恐係誤記。連氏是否從台灣向上海國民日日報投稿？則因現存國民日日報發表之詩文多用筆名，甚難查考。㉓

民元前七年乙巳（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連雅堂曾以二十八歲之英年，携眷赴廈門，並創辦「福建日日新聞」，鼓吹排滿。㉔連氏發表於「福建日日新聞」之文字，未能流傳，難窺其底蘊；今所得者，惟家屬及友好所寫傳記文字，指稱連氏此時已與南洋同盟會人有聲應氣求之誼。㉕關於此一史事，鄭喜夫編連雅堂年譜曾作總合性之陳述：

「福建日日新聞暢銷南洋華僑社會，以其排滿言論激烈，南洋方面中國同盟會同志閱之大喜，派李竹癡至廈，商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機關報。而清廷飭吏向駐廈日本領事館抗議，遂遭封閉。」㉖

福建日日新聞結束後，連雅堂返台復主台南新報漢文部。並開始撰述台灣通史中的若干篇帙。這時的台南新報與革命黨在香港的機關報「中國日報」，在言論上頗有桴鼓相應之勢，連氏所撰「吳彭年傳」等稿，也為中國日報轉載於「鼓吹錄」專欄內。㉗以是中國日報的主持人馮自由於民國開國後編撰「開國前國內外革命書報一覽」時，曾將台南新報列入，並註明其「編輯及發引人」為連雅堂。㉘亦因此一一段文字因緣，馮自由認連雅堂為老友，來台後尚曾寫信給連震東探尋，說：「弟於前清在台南有一老友連雅堂，係台南日報主人，是否與兄同一家？」㉙

從一九〇六到一九一一的六年間，連雅堂除一度於一九〇八年秋訪問日本外，其餘時間都在台灣。先居台南，後遷台中，於撰述台灣通史外，即與「南社」、「櫟社」諸友以詩文相倡和。但他此一時期的心境似甚沉悶，曾說「連橫久居台灣，鬱鬱不樂。」㉚此時期內，令連氏感到最為開心的一件事，可能是辛亥二月（一九一一年三月）梁啟超的來訪。梁是應林獻堂之請來台訪問的，連雅堂亦是主要的東道主之一。梁啟超曾以其「海棠吟舟中雜興」一首書贈連氏，詩曰：

「明知此是傷心地，亦到維舟首重回；十七年中有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哀！」

落款寫的是「辛亥春遊台過馬關之作，寫似劍花，當同茲懷抱。」㉛梁氏以此詩此意書贈連氏，用意可謂深遠，而「同茲懷抱」一語，尤為知心之論。

辛亥革命的成功，帶給連雅堂無比的興奮，也燃起他無限的希望。他頻年以來秉持民族大義所作的反滿宣傳，得到了結果，覺得對於漢民族的祖先有了交待。當清帝溥儀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正式宣布退位，結束其愛新覺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之時，連雅堂即以台灣遺民身分親自祭告延平郡王鄭成功。這篇祭文忠義憤發，直是一篇不朽的歷史文獻：

「中華光復之年壬子春二月十二日，台灣遺民連橫誠惶誠恐，頓首載拜，敢昭告於延平郡王之神曰：於戲！萬人猾夏，

禹城淪亡，落日荒濤，哭望天來，而王獨保正朔於東都，以與滿人拮抗，傳二十有二年而始滅。滅立後二百二十有八年，而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而建民國。此雖革命諸士斷脰流血，前仆後繼，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靈，潛輔默相，故能振天聲於大漢也！夫春秋之義，九世猶仇；楚國之殘，三戶可復。今者，虜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維新，發皇隲厲，維王有靈，其左右之。」<sup>③②</sup>

在一片新希望的鼓舞下，連雅堂決意前往祖國大陸，一則踵武司馬子長之訪察各地勝蹟史實以修撰其史著，一則以觀民國開國之新氣象，且圖有所獻替於國家。連氏於啓程前，曾在台中諸友於「瑞軒」舉行的饌別宴中，發抒此一心聲：

「古人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爲人生一大快事。余素既好書，又好遊，雖所讀不諳，已達萬卷，而所行則已過萬里矣。昔司馬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鄙。年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域，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故。嗣爲太史，發金匱石室之書而讀之，故其爲文章，磅礴宇宙，別具奇氣。余雅愛遷書，而行踪未至齊魯，此則余之恥也。夫諸夏爲亞洲舊國，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當有裨余之收拾者。重以民國福建，革新氣象，煥然可觀，則此行必有所得，但不知何時歸爾，然歸時當有一篇遊記以酬吾故人也。」<sup>③③</sup>

連雅堂此次大陸之行，乃是其生活史中的新里程，同時是他革命活動進入第二階段的開端。他是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離開台灣的，同月二十七日到達神戶——就在這個商業中心的大城，連雅堂參加了福建省僑選議員的盛會，發表了有關中國改革大勢的講演，同時也以高票當選爲福建首屆僑選議員。連氏「大陸遊記」曾述其經過：

「神戶多故人，聞余至，輒來造訪。或相約至福建會館，縱談時事，每至夜闌始罷。神戶爲通商大埠，漳泉人之買於此者，饒有聲勢。是時福建省議會將開，定選僑商議員十二名，以與國政。而東洋應選一名，衆以神戶爲適中之地，乃集橫濱、大阪、長崎之人士，開會於福建會館。余蒞會演說，先述中國改革之大勢，及此後所以經營福建之策，衆多感動。越日開票，投票者七十人，而余得五十八票，爲中選。然余行程已定，辭不就。」<sup>③④</sup>

連氏雖未就任福建省議會議員，但其政治意義却未因之稍減。他是第一位於辛亥革命成功後，獲得中華民國參政權的台灣同胞，在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榮譽當選亦是頻年奮力光復事業所獲得的代價。

連雅堂到達大陸後，首下榻於上海。除於革命黨人時相往還外，歷訪杭州南京，瞻拜岳飛、徐錫麟、秋瑾之墓，登雨花台弔晉太天王洪秀全，並上鍾山調明孝陵，更曾爲文弔祭葬身莫愁湖畔之粵軍陣亡將士英靈。每過之處，必有題詠，於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之忠盡烈德，務盡表彰，而於曾國荃，鐵良之輩之摧殘民氣，輒加筆伐。是連雅堂者，實爲革命黨在文字上的一位守護神！

連雅堂在滬，並曾參與華僑聯合會之工作。華僑聯合會者，乃海外華僑聯合籌組之聯絡機關，經大總統 孫中山先生批准

設立。會長爲汪精衛，副會長爲檳榔嶼華僑吳世榮，連氏「居會中，任報務，日以國事告海外。」<sup>③④</sup>並着手搜集中國殖民史料，曾手撰徵求史料啓分寄海外各埠中華商會或會館公會等，請分別承任調查搜集之責。<sup>③⑤</sup>

時連雅堂實以黨人自居，不僅曾爲黨史史料之記述，且對革命之史蹟備致推崇之意。他於在滬參加第一個國慶日之後所作的感想，正足披瀝他這種心情：

「十月十日，爲武昌起義之日，所謂雙十節也。滬人士鋪張揚厲，歡呼萬歲。報紙亦各致頌詞，以視光榮之紀念。夫吾黨之鼓吹革命也久矣！惠州之役、黃岡之役、萍鄉之役、安慶之役、鎮南關之役、廣州之役，一敗再敗，乃至於五六敗焉。而前蹶後起，百折不撓；斷頭絕脛，死而無悔，以與專制相戰，於以造成民國。人樂共和，則天之大右華胄也。故以此起義之日，與政府成立之日，與南北統一之日，定爲國中三大節。而余乃獲逢其盛，以慰吾二十年來之冀望，則吾之所以追懷先烈者，尤得無窮之感也。」<sup>③⑥</sup>

另有一事爲連氏足資自豪者，即曾與福建省議會議長宋淵源及南洋同盟會主要幹部陳楚楠共同畫策，驅逐福建警察總監彭壽松以惠閩人之事。此事經緯，連雅堂曾自行說明：

「福建爲天南屏翰，華僑之所自出也。曾是時彭壽松跋扈閩中，聯合會乃請政府逐之。壽松湖南人，光復之役，頗有功，爲警察總監。肆其爪牙，禽獵閩里。都督孫道仁不能制，省議會爲民意機關，壽松以威脅之；群報之封，摧殘輿論，人民莫可籲訴，議長宋淵源入京，道滬，與余及陳楚楠共權救閩之策；而海內外之以書相責者亦日至，乃定以武臨之。時莊嘯國，白頻洲均以會事在京，派爲代表，與海軍總長劉冠雄參議院議員劉崇佑偕謁大總統，請簡岑西林（春煊）爲鎮撫使，而費絀。余與楚楠在滬，豫請南洋各埠贊助，遂得泗水五萬，仰光十萬，以供入閩之需。壽松懼，載其重寶以去，而福建始安矣。」<sup>③⑦</sup>

連雅堂於民國元、二年間，曾北遊京津，並曾參與華僑參議員之選舉。然其對北京印像殊不良好，認爲：「北京者，舊政令之所出，官僚之所盤據，遊民之所麇集；寡廉鮮恥，俗滑禮壞，誠不足以作新邦。」<sup>③⑧</sup>因此，對於臨時政府之遷設北京，不以爲然。至於新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連氏初無芥蒂，及袁應黎元洪之請慘殺首義黨人張振武、方維於北京，乃知其不可信，翌年三月，袁嗾人購兇刺殺黨人宋教仁於上海，國民黨人議起討袁之師，連雅堂遂亦遠赴關外，藉新吉林報以爲黨人呼應。是連氏之革命行動進入第三階段，躋身於討袁戰線之中矣。

新吉林報社長楊怡山，乃吉林閩人，亦臨時省參議會之參議員，連雅堂說他「銳意進取，以扶植民黨，故官僚忌之。」<sup>③⑨</sup>連雅堂在新吉林報發表之言論今已不可獲得，然就南方討袁軍起義後，袁立即令將新吉林報封禁一事證之，則知該報反袁的立場極爲顯明。

新吉林報被禁後，連雅堂又得日人兒玉多一及領事林權助之援，創一「邊聲」，繼續爲討袁軍宣傳，其影響力且遠達滇、蜀。連氏曾作如下的自述：

「方事之起也，新吉林報被禁，國民黨人皆惴惴莫敢動。余乃與吉林時報社主兒玉多一別刊『邊聲』，以持公論。又得林領事之援，當是時關內外之民報悉被摧殘，莫敢一言是非，而『邊聲』遂得大事飛躍，遠至滇蜀。」<sup>④①</sup>

然而討袁軍事終於失敗了。連雅堂除了慨嘆之外，就只能以感情激越之詩文來發抒其不平之氣。他盛讚何海鳴能於黃興離去南京後，能再舉獨立之旗且與張勳奮戰數晝夜，譽之爲「奇男子」。吉林有一名爲紀東流者，謀起兵討袁，以事洩被戮，連氏亦爲文弔之，以爲可媲美於熊成基。<sup>④②</sup>他對各地討袁軍的起事所作的價值論斷是：「雖挫猶榮也。」<sup>④③</sup>

由於激烈反袁，連帶對於依扶於袁而甘心爲其幫兇的進步黨人，連氏亦大張撻伐，即梁啓超亦難逃其責難。他抨擊以梁啓超爲靈魂之進步黨已爲袁氏收買，說：

「始國會開會之後，參眾兩院中，國民黨均負優勢，幾占三分之二。袁政府謀抵制之，糾合共和、統一、民主三黨而爲進步黨，以黎元洪爲黨首，張謇梁啓超湯化龍王廣等爲理事，而亡國大夫多紛入，品類不齊，隨聲附和。袁政府復以利祿驅策之；凡進步黨之議員，月惠百金，以爲車馬之費，奔走疏附，極力以抗國民黨。故自開會以來，未曾議決一案，雖以大借款之違法，亦甘心從之。」<sup>④④</sup>

民國二年十月六日，爲國會在袁世凱威脅下選舉其爲正式大總統之日，連雅堂記曰「是日黃霾蔽天，日月無光，關外皆然，衆多異之。」<sup>④⑤</sup>十日，爲袁世凱就任大總統職位之日，連雅堂斥其抹殺革命紀念而據國家爲己有，隱指其帝制自爲之意。<sup>④⑥</sup>袁世凱迫繳國民黨籍議員證書，迫使國會解體，連雅堂聞之不禁「怒髮上衝」，「則以（袁氏）大逆不道之罪，誅之於『邊聲』之上。」<sup>④⑦</sup>而對副署袁世凱取消國民黨籍議員命令之司法總長梁啓超，則直斥其沒有「人心」。連氏憤憤然曰：

「取消國民黨議員之命令，其副署者所謂第一流之內閣，而梁啓超又爲司法總長者也。啓超雅負時望，以法治國自期許，乃見此破壞約法之命令，欣然從之，則其所自期許者何在？夫憲政之國，立法司法，並行不悖。今乃爲行政所破壞，則法之精神亡矣！精神既亡，則民何託？故爲司法總長者，而稍有人心，推之可也；爭之可也；則不能而去之可也。而啓超乃任其蹂躪，其能免於春秋之責乎？」<sup>④⑧</sup>

「邊聲」於民國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停刊，連雅堂則遲至次年春，始自吉林返北京。他真不愧爲一位勇者，對袁世凱無絲毫畏懼。章炳麟爲袁世凱幽囚於北京東城錢糧胡同，連雅堂常去探視。<sup>④⑨</sup>雖因趙爾巽之聘爲清史館名譽協修，然不改責諷袁世凱之本懷。民國三年十月十日，袁世凱在天安門大閱其兵，連雅堂惘然心傷，曾作七律四首以誌感，他諷刺袁家政府爲「鷹犬登台」，袁本人乃一「粗才」，而對孫、黃兩公及辛亥革命則殷殷爲念。這四首詩幾乎無一句不在諷袁，其原文如下：

天安門上闕兵來，萬馬無聲紫禁開，九派龍蛇將起陸，一時鷹犬亦登台。秋風救國驚華髮，落日昆池話劫灰；莫說當塗能代漢，本初健者是粗才。

回首金陵一戰平，孫黃功罪漫談評；國魂飄蕩天難問，民氣摧殘世莫爭。不分英雄多失勢，遂令豎子竟成名；西林亦有南洲望，獨向蠻荒老淚橫。

亂世人才本最難，沐猴終讓楚人冠；三章約法翻新樣，九品威儀復舊官。白馬西來山已豎，黑龍北徙海生瀾；試看周召共和史，生恐鴟鵂毀室歎。

九有傳家繼夏商，漫言遜位紹虞唐；祭天已定新儀注，盡地空移舊土疆。三海片雲天帝怒，五湖烟雨酒徒狂；東華夾道多楊柳，應有詞臣賦未央。<sup>④⑥</sup>

連雅堂於民國三年十月離開北京，前往十月離開北京，前往上海，繼而買棹返台。計自民國元年三月離台，為時二年又九月。他從祖國大陸所帶回的，是二卷遊記和一百二十八首詩稿，前者輯為「大陸遊記」，中華民國初年重要政治史料；後者稱為「大陸詩草」，有血有淚，亦詩亦史。章炳麟讀後感嘆：「此英雄有懷抱之士也。」<sup>⑤⑦</sup>

## 肆 對中山先生的景仰

連雅堂既奮其心力為革命光復而行動，則其於中山先生之思想人格，必有所體會。然就現存文獻徵考，連雅堂與中山先生終緣慳一面。吾人今日欲追緝連雅堂對中山先生之態度，勢不能不於連氏之詩文著述中求得也。

連雅堂在文字中屢次提及中山先生，係在他的「大陸遊記」。同一書內，他有九次提及中山先生。第一次是在民國元年三月展開明孝陵之時，記曰：

「鍾山在朝陽門外，明太祖之孝陵在焉。石馬嘶風，松楸剪伐，王氣銷沉久矣。春初，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大閱六師，恭行致祭，軍中皆呼萬歲。」<sup>⑤⑧</sup>

第二次是記述成立華僑聯合會時，記曰：

「光復以來，會黨林立，海外華僑亦設聯合會於二洋涇橋畔。聞廈友周壽卿寓此，訪之，會中多故人，請余住焉。始南京政府時，華僑資助甚巨，檳榔嶼吳世榮與泗水莊嘯國吧城白蘋洲等議設斯會，以為聯絡內外之樞紐，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固與華僑有素者，許之。公推汪精衛為會長，世榮副之，其經費則各埠擔任，故以滬上各會觀之，聯合會之基礎較為鞏固。」<sup>⑤⑨</sup>

第三次為記述國民黨之成立，頗多讚譽，且明列中山先生之三大主義：

「國民黨爲同盟會所改造，合併數黨，孫中山主之。其黨人有激進、漸進二派，然多有守，有爲之士，冒危難，捐生死，以流血而購自由者也。故其人多負氣、尚義俠、輕利祿，以排斥官僚。……初中山之倡革命也，以三大主義幟內外，曰民族，曰民主，曰民生。」<sup>⑤3</sup>

第四次爲敘述唐群英、沈佩貞、吳木蘭等要求女子贊政事，記稱中山先生亦贊其舉。

「女子參政爲文明國之所爭，雖以英美人之自由，尙未競酬厥志，則以男尊女卑之說囿之也。光復之際，女子慷慨從軍，願有小戎駟鐵之風，雖不能執戈前敵，亦可謂抉數千年之藩籬矣。南京政府既立，唐群英、沈佩貞、吳木蘭諸女士，糾合同志，要求參政，中山亦贊其舉，以同盟會章有此義也。」<sup>⑤4</sup>

第五次記中山先生嘉獎潘月樵事：

「滬南之後，陳英士被質，商團力攻製造局，不下，月樵率諸伶趣援，牆高幾二丈，躍而上，據之。而英士乃爲都督。（毛）鈞珂與諸伶約，日演劇助軍，光復之戰，新舞台與有功焉。大總統孫中山手書嘉獎，其所建樹，固有士大夫所不能者，伶人云乎哉。」<sup>⑤5</sup>

第六次提及中山先生，乃係對商務印書館所售鑄有中山先生像之紀功章，表示異議。

事緣連雅堂初至上海，見路上行人胸前有佩有商務印書館所售鑄之中山先生之像者，質地不夠精良，佩帶者亦乏莊重，頗以爲有失尊敬開國偉人之義。連氏於其遊記中記其感觸：

「余初至滬時，見道上行人，胸前一物，望之燦然，余以爲紀功章，及睇視之，則孫中山之像，商務印書館所售者。余又以華人能崇拜英雄矣。夫中山手創民國，建功偉烈，東方之華盛頓也；錦繡平原，金窩范蠡，尙之宜也。然而華人之懸於胸前者，蓋以此爲玩物，非有崇拜之心也。即有崇拜之心，亦不過震其爲大總統，而爲趨躐附勢之劣也。」<sup>⑤6</sup>

第七次提及中山先生，係論及中山先生主張遷都事。連雅堂本人是反對民國臨時政府設於北京的，理由是北京城已全在外人勢力籠罩之下，已經成爲國家大恥，以之爲京師，不獨有碍於中外觀瞻，且有失國家之尊嚴。他欣聞中山先生亦有遷都之主張，乃欣然記曰：

「聞孫中山入京時，又主遷都之論，其亦有鑑於此也歟？」<sup>⑤7</sup>

第八次提及中山先生，是頌揚中山先生民元八月訪問北京時親臨彭家珍、黃之萌、楊禹昌等烈士墓穴以弔之。記曰：

「民國元年秋八月，（烈士）卜葬此地，前大總統孫中山親臨其穴，烈士可謂不死矣。」<sup>⑤8</sup>

第九次係記述宋教仁被刺案發生後，中山先生與黃興的態度以及共和黨人之污讟，語多不平。記曰：

「中山克強疊電袁世凱，請嚴懲罪人，而皖贛湘粵四督措詞尤烈。國民黨人之在國會者，幾占三分之二，亦聯名彈劾，

以肉薄政府。（趙）秉鈞自辯其誣，而共和黨報又曲爲之解，甚而造謠生事，以淆亂視聽，不曰孫文革命，則曰黃興造反；共和黨之汗鹹，可謂毒矣！然公道在人，豈容黑白，亦適成其爲政府之輿隸而已。」<sup>59</sup>

就以上所引連氏文字觀察，則見一種誠心景仰之情充沛於字裡行間，且思想行事亦無不與中山先生當時言論行動相呼應。是連雅堂者，誠爲中山先生之忠實盟友矣。

連雅堂於民國三年冬返台後，即悉力於「台灣通史」之纂修，且以身在台灣，未嘗多發表有關祖國國家之言論。民國七年六月，中山先生曾再來台灣，但僅在台北停留一日夜<sup>60</sup>，連氏不可能與其相見。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逝世於北京，台籍志士曾於三月二十四日在台北開會追悼<sup>61</sup>，連氏有沒有參加，亦乏記錄可查。惟連氏於民國十六年在台北開設一所「雅堂書局」，公開發售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及國民黨人所辦之「民智書局」出版品，則已爲連震東、張維賢等，指證屬實。<sup>62</sup>

民國十七、十八兩年間，連雅堂先生曾和昭和新報的一般日人御用紳士們，展開一場有關思想問題的論戰。連氏先後於台灣民報發表「思想解放論」、「思想自由論」、「思想創造論」、「思想統一論」等文章，以駁斥昭和新報諸人之「統治根本」、「思想善導」等言論。連氏主張台灣知識份子應當革除以前渾渾噩噩的思想，而應當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蓬蓬勃勃的新思潮。連氏並認爲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俄羅斯的勞農專政、英吉利的同盟罷工，德意志的民治、愛爾蘭的獨立、甘地的消極抵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都屬於新思潮的脈流，而於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尤拳拳致其景仰之意，於述及思想統一問題時，他確認「三民主義爲新中國建設之大經」，其將來之發展，「當有蓬蓬勃勃之氣象。」請看他下面一段話：

「遜清之季，政亂民窮，外患內憂，危亡日至，有識之士群呼救國，或唱保皇，或謀立憲，而孫中山、黃克強、章太炎之流獨主革命，以爲根本。中山又創造三民主義，號召黨徒，乘時而起，疊遭失敗，志不少衰。及武昌起義，政改共和，而舊染未除，民智尙穉，重以軍閥官僚之破壞，土豪劣紳之把持，而國幾不國矣。中山知革命之事，非僅可恃革命黨也，當爲全民運動，於是設學會，刊書報，事講演，極力宣傳三民主義，而農而工而商而兵，莫不深明其理，前呼後應，億兆一心。順乎北伐告成，障礙已棄，而三民主義遂爲新中國建設之大經。此則思想統一之效也。中山雖死，精神尙存，三民主義之運用進行，當有蓬蓬勃勃之氣象矣。」<sup>63</sup>

連雅堂是極其重視三民主義的思想功效，並希望能在台灣發生影響力的，所以當台灣民衆領袖蔣渭水於民國二十年八月五日逝世時，連雅堂作詩哭之，於序文中特別書明蔣渭水「平素服膺中山主義」，詩中亦有「中山主義誰能繼？北望神州一愴神！」之哀句。<sup>64</sup>語重心長，連雅堂心目中始終奉中山先生主義爲中華民族的正路。

## 伍 最後的願望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春，連雅堂結束其在台北的寄居回至台南故里，他寫了一首「別台北」的七律詩：

「我居台北十二載，年華猶老氣猶豪；屠龍空負千金技，躍馬還思五夜勞，風雨潛修求絕業，乾坤倒挽看兒曹；赤嵌流水頻來往，寥落人才來盡淘。」<sup>⑥5</sup>

這年連氏五十四歲，志氣豪邁，不減當年，愛國情殷，不讓放翁。「乾坤倒挽看兒曹」一語，尤其道出他對哲嗣連震東的期望：回歸祖國，效力宗邦。據連震東語，他父親當時曾告訴他：

「欲求台灣之解放，須先建設祖國。余爲保存台灣文獻，故不得不忍居此地也。汝今已畢業，且諳國文，應回祖國救命。余與汝母將繼汝而往。」<sup>⑥6</sup>

就在這年四月十日，連雅堂寫了一封情同託孤，意存大義的親筆信，叫連震東帶返大陸去投謁張繼。這封信的原件已由國史館珍存，被認爲是最寶貴的歷史文獻，其全文爲：

「溥泉先生執事：申江一晤，悵惘而歸，隔海迢遙，久缺機候。今者南北統一，偃武修文，黨國前途，發揚蹈勵。屬在下風，能不欣慰！兒子震東畢業東京慶應大學經濟科，現在台灣從事報務。弟以宗邦建設，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門下。如蒙大義，矜此子遺，俾得憑依，以供使令，幃幃之德，感且不朽！且弟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爲化外之人，是以託諸左右，昔子胥在吳，寄于齊國；魯連蹈海，義不帝秦；況以軒黃之華胄，而爲他族之賤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恕？所幸國光遠被，惠及海隅，棄地遺民，亦沾雨露，則此有生之年，猶有復旦之日也。鍾山在望，淮水長流，敢布寸衷，伏維亮鑒！願頌任祺不備。愚弟連橫頓首。四月十日。」<sup>⑥7</sup>

兩年之後——即民國二十二年春，連雅堂本人亦携眷返國。他這次於中日關係日趨緊張的時期返國定居，不僅是消極的想「遂其終老祖國之志」，而是懷著報仇雪恥捲土重來的雄心壯志，期望能在未來祖國的勝利聲中，凱旋歸來。他藉內渡舟中所作的兩首詩，披瀝出他這份最後的願望！

飲馬長城在此行，男兒端不爲功名；十年夙志償非易，九世深仇報豈輕！非望旌旗誅肅慎，南歸俎豆祭延平；中原尚有風雲集，一上舵樓大海橫。

卅載蹉跎歷險艱，片飄今日去台灣；春潮浩蕩南溟大，夜色滄茫北斗寒。志士不忘在溝壑，男兒何必戀家山；他時擊楫歸來後，痛飲高歌七島間。<sup>⑥8</sup>

連雅堂返滬定居後的第二年即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邵元冲，居正、方覺慧等向第四屆中央執行

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提出請重設國史館之議案，當經全會通過。連氏聞知此訊，極爲興奮，立即致書中央監察委員張繼及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表示祝賀之外，並願參與史館工作，以遂其效忠宗國之夙志。其致林森一函，言之尤爲懇切：

「台灣固中國版圖，一旦捐棄，遂成隔絕。橫爲桑梓之故，忍垢偷生，收拾墜緒，成書數種，次第刊行。亦欲爲此棄地遺民，稍留未滅之文獻耳。比聞四中全會通過重設國史館案，此誠國家之大業，而民族精神之所憑依也。橫才識庸愚，毫無表見，而研求史學，頗有所長。如得追隨大雅，供職蘭台，博宋周詢，甄別善惡，乘片片之直筆，揚大漢之天聲，是則效命宗邦之素志也。」<sup>69</sup>

然國史館尙未及成立，而連氏天不假年，已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逝世。彌留之際，尙殷殷以光復台灣爲念，嘗諭其子震東曰：「今寇焰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光復台灣卽其時也。汝其勉之！」<sup>70</sup>

## 陸 結 論

連雅堂爲近代台灣文化界之一位大師，亦爲中國近代史學界之一大名家，尤爲中國晚近士人之一個典型，更是中國革命陣營中之一位未著黨籍却始終爲革命效力的一位鬥士。他秉持民族大義，矢志效忠宗邦；懷抱民權思想，奮臂反對袁氏帝制；保存民族文化，砥礪民族氣節；志切光復，敵愾同仇；而寄生平夙願於祖國革命之成功，誠可謂「爲革命始爲革命終」也已。連氏嘗以自詡爲「吾黨」爲榮，吾黨更以獲黨友如連氏者自豪！

## 附 註

- ① 連橫：「大陸遊記」卷一；又見「雅堂先生餘集」，頁三一。
- ② 徐炳昶：「台灣通史序」，見「台灣通史」（幼獅版），頁五一—七。
- ③ 中央黨史會編印：「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八六九—八七七；「革命人物誌」第五集，頁二九五—三〇八
- ④ 連震東：「先父生平事蹟略述」，見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四期（民國六十六年四月號），頁一七一—二二二；吳相湘：「連橫關心民國史」，見「民國百人傳」第一冊，頁三七一—三八〇。
- ⑤ 黃季陸：「連雅堂先生與祖國革命之關係」，見「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四期，頁三二。
- ⑥ 陳少白著有「興中會革命史要」一書，自述其來台經過及在台活動甚詳，但未提及連雅堂其人。
- ⑦ 許師慎「陳少白成立興中會支會於台北」，曾頌碩「興中會台灣分會史實」；兩文均見「中國現代史專題

研究報告」第五輯（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印，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出版），頁二二三—二四六。

⑧鄭氏自刊本，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初版，列為台灣人物年譜叢刊第一種。

⑨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初稿」（以下簡稱「年譜」），頁二一〇。

⑩連雅堂亦確曾於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八月，至福州應是年補行之庚子，辛丑恩正佩科經濟特科鄉試。見「年譜」，頁二六。

⑪「年譜」，頁二三。

⑫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中央黨史會出版，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台北）上册，頁一二七—一三六；吳相湘：「孫逸仙先生——中華民國國父」（文星書店版，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頁二七五—二八三。

⑬「年譜」，頁三二—三三。

⑭李雲漢：「中國國民黨的歷史精神」（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頁一〇四—一〇七）。

⑮「年譜」，頁二六。

⑯連氏此文初刊載於一九〇四年三月出版之「鷺江報」第六十一期，今已收入「雅堂文集」卷一，「年譜」亦全文採錄。文中「吳擷芬」一人，筆者疑其為「陳擷芬」之誤。

⑰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一冊（傳記文學社出版，民國六十年九月），頁三七二。

⑱連雅堂「汕上感懷詩」，其全文：「韓潮蘇海氣飛騰，欲把文壇作戰壇；倚馬可能成露布，射鵰無力貫霜輪。乾坤生我甘磨折，世界何人策治安？破碎山河輕一戰，枯棋今日又輸殘。」

⑲連雅堂：「重過怡園晤林景商詩」，其全文：「拔劍狂歌試鹿泉，延平霸業委荒烟；揮戈再拓田橫島，擊檄齊追祖逖船。眼看群雄張國力，心期吾黨振民權。西鄉月照風猶昨，天下興亡任你肩。」

⑳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一冊，頁三七三。

㉑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記國民日日報發刊於「是年十月」，亦係錯誤（逸史第二集，頁八三）。蓋十月為停刊之期，而非創刊之期。

㉒「年譜」，頁三〇。

㉓中央黨史會藏有國民日日報彙編本一—四集，並已影印出版，題為「國民日日報彙編」，精裝二冊。經初步檢查，並未發現連雅堂之文字。

㉔「年譜」，頁三二。

㉕參閱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家傳」，林文月：「記外祖父連雅堂先生」，梁容若：「連雅堂先生的生平」

㉖「年譜」，頁三三。

㉗「年譜」，頁三六，連氏「吳彭年傳」見於一九〇八年一月十八、二十、二十一日（戊申，十二月十五、十七、十八三日）之中國日報「鼓吹錄」欄。

㉘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頁一四〇，馮氏誤將「台南新報」寫作「台南日報」。

⑲馮自由致連震東函原件製版，見「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四期，頁一七。

⑳連雅堂：「雅堂先生餘集」，頁三。

㉑「年譜」，頁四三。

㉒連橫：「雅堂文集」，卷二。

㉓連橫：「大陸遊記」卷一。

㉔同⑳。

㉕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一冊，頁三七四。

㉖「連雅堂先生餘集」（民國六十三年元月刊本），頁三〇—三一。

㉗前書，頁二七—二八。

㉘前書，頁一四。

㉙前書，頁九五。

㉚前書，頁九六。

㉛連雅堂亦有詩憑弔熊成基，收入「大陸詩章」，其「大陸遊記」卷二亦曾記弔弔熊成基事：「安慶之役，徐錫麟既死，戊申秋，熊成基又謀起事，不成，走日本，既聞載濤歸自俄，要之滿州里，將刺之，事敗被捕，戮於巴爾虎門外。余至其地，以詩弔之，嗟乎！國魂不死，刺客猶生，塞草長紅，墓花萎碧。千古正氣之存，唯此成仁就義之士而已！」

㉜「雅堂先生餘集」，頁九六。

㉝前書，頁九八。

㉞前書，頁九七。

㉟連氏於「大陸遊記」卷二評曰：「是日（十月十日）

爲武昌起義之節，各地慶祝，吉林亦遵例舉行；以此爲最可寶之日也。其後表政府乃通飭各省，謂此爲大總統就職之日，永爲紀念，而抹殺起義之勳。先烈有靈，其目瞑乎？夫共和之國家，以國民爲主體，大總統者國民之公僕爾；以公僕之就職而抹殺國民之紀念，其意何居？彼盡將以國民所艱難締造之國家，而據爲己有也。」

④⑥「大陸遊記」卷二。

④⑦同右。

④⑧「年譜」，頁六三。

④⑨四詩均見「大陸詩草」；又見「年譜」，頁六四。

④⑩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家傳」。

④⑪「雅堂先生餘集」，頁一二。

④⑫前書，頁一五。

④⑬前書，頁一六。

④⑭前書，頁一七。

④⑮前書，頁一八。

④⑯前書，頁二四—二五。

④⑰前書，頁四五。

④⑱前書，頁五四。

④⑲前書，頁八三。

④⑳「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一。

㉑李雲漢：「國民革命與台灣光復的歷史淵源」（幼獅書店出版，民國六十年六月），頁五七。

㉒連震東：「先父生平事蹟略述」；張維賢：「懷雅堂

「書局」；均見「傳記文學」三十卷四期。

⑥3 「台灣民報」第二百四十一號，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  
出刊。

⑥4 「年譜」，頁一四七。

⑥5 「年譜」，頁一四五。

⑥6 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家傳」。

⑥7 連雅堂致張繼函原件，民國二十年四月十日。

⑥8 「年譜」，頁一五二。

⑥9 「年譜」，頁一五四。

⑦0 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家傳」。